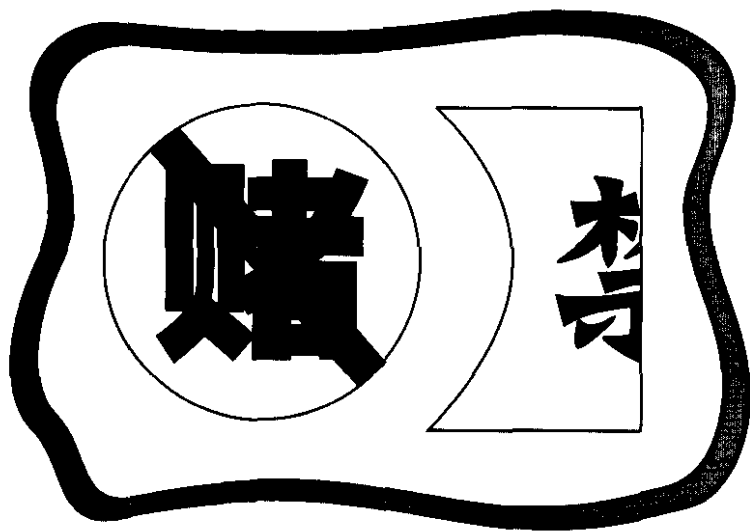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王彩琴
封面设计 卢 多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中国禁赌纪实

黄仁柯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赌纪实/黄仁柯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35-3318-8

I. 中…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41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62805800(办公室) (010)62805816(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海波装订厂装订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1000 毫米×1400 毫米 1/16 印张 14.625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 26.8 元

目 录

MU LU

引子	1
一、 赌博人生	
——一个震动中国最高层的七品小吏	1
二、 从后备干部到判军营长	
——一个赌徒的传奇人生	14
三、 权、赌、色这样链接	
——马向东别传	29
四、 赌博书记	
——陪领导赌博的代价	46
五、 赌是色媒人	
——漫说张二江	59

六、	赌命	
	——当代中国第一个因赌博丢头的贪官	74
七、	温柔陷阱	
	——被一个女人改变了的命运	89
八、	“草鞋公仆”的堕落	
	——张宗海和他的“铁哥儿们”	102
九、	官场·情场·赌场	
	——来自湖北襄阳的报告	118
十、	都是赌博惹的祸	
	——杂说“官赌”众生相	130
十一、	百万富翁与千古罪人	
	——一个遭遇赌祸的打工新富人	145
十二、	“油老鼠”使坏	
	——关于靖边的思考	156
十三、	天堂绝赌	
	——杭州上泗四大赌场侧记	167
十四、	一个姗姗走来的幽灵	
	——花样翻新看网赌	178
十五、	再回首,洒向赌场都是泪	192
十六、	历史对视现实:禁赌风暴没有谢幕	208
	后记	223

引子

一级警督王汉林走进死囚室时脸上的表情一定有点尴尬，以致他刚打开囚门，躺卧在铺上的死囚就倏地坐了起来。

“你来送我上路？”

死囚血红着眼，显然，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睡过安稳觉了。也难怪呀，一审判了死刑，虽然又上了诉，但结果如何，心里没有一点底，一天到晚盘算的是保不保得住项上人头。人到了这一步，还怎么睡得着呀？

“我来给你理发。”

王汉林举了举手里拎着的工具箱。他不想就死囚的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一大早，看守所所长就打电话通知他：3号那个犯人，上诉的批文到了，你给他准备准备。

上诉批文讲了些什么？具体准备些什么？所长都没说，他也没问。“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打听。”这是干公安这行的规矩。不过，根据他在看守所几十年工作的经验，他又完全明白所长讲了些什么。搁下电话他就来了。他觉得应该给犯人理个发，也就算是做个准备吧。

死囚又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顺从地让他给围上围布。

他推起电剪，干得很在行。从部队复员分配到看守所那年起他就学会理发了。本来当看守完全用不着干这个，看守所犯人中“能人”多的是，找个人犯理发完全是举手之劳的事。可他不。他觉得为人犯理发是缓解对立情绪、加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不能放弃这个做思想工作的机会。

“王队长，你的手艺不错呀！”

死囚从他手中的镜子中看了看自己，满意地噤了噤嘴。他笑而不答。死囚曾经当过一个大城市的副市长，智商很高，他得警惕，别让他套出什么秘密来。

“王队长，你看我这头怎么样？”死囚直勾勾地瞅着他，果然探起了口风。

“很好呀，”他说，“我理起来很顺手的！”

他不能泄露机密，又不能说一些违心的话糊弄人。

死囚搭拉下眼皮，拖着脚镣无声地走向自己的床位。

回到办公室，看守所所长已经在等他，旁边还有两个身穿法院制服的人。

“走吧，”所长朝他使了一个眼色，“我们先给犯人安排早餐，法院的同志过半个小时再来提人。”

王汉林点了点头，他知道这就是死囚最后的早餐了。

早餐十分丰富，牛奶、面包、肉馒头、茶叶蛋，甚至还有死囚家乡人爱吃的水饺。如果死囚要求喝酒，一般也会同意安排半斤高粱酒。

死囚忪忪地望着他：“王队长，是不是高级法院的批文到了？”

“我没看到批文。我只管给你送饭，让你吃好喝好。”

他仍然没有正面回答。他希望死囚能吃好这最后一餐。而且，他觉得自己说的也是实话。

死囚默默地吞咽着这尚称精美的饭食。一直到两个法官无声地走进囚室向他宣布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的判决书，死囚也再没吭声。还能说什么？因为赌博他贪污挪用公款几千万元人民币呀！

死囚同意采用注射的方法。

面对死囚的背影，一级警督思绪万千。从警三十年，送走了多少走向地狱的死囚？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刚刚送走的这位副市长，却是他送走的因为赌博而丢头的第一个。副市长当然是罪有应得，但他心

里却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沉重，他真想说：活得好好的，干吗要赌那种劳什子呀？

囚车扯响了警笛。一级警督深叹了一口气。他希望刚刚因赌博而送走的这第一个也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个！

这个希望能成为现实吗？

他不知道……

一、賭博人生

——一个震动中国最高层的七品小吏

如果有人别出心裁要搞一个“2005 年度最高知名度福布斯排行榜”，他肯定是一个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

按理，像他所处的职位和工作业绩，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的。一个省辖州交通运输局所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充其量也就是个七品副。全国二千多个县，上百万个县处以上的职位，一个七品小吏，算个啥呀！

然而，他到底是出了“名”，虽然出得有点别扭。这不，2004年12月14日，他的名字被通报全国；而到了2005年2月3日，公安部更发布A级通缉令，并承诺对提供有关他准确线索的公民给予五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这当然就是悬赏了。最近十几年，笔者一直担任江南一个省会城市公安局的文化建设顾问。公安干警办案过程中那种因经费而捉襟见肘的窘迫，我是深有所知的。因此，即令是在富饶的江南，五万元的悬赏也不是个小数字，何况是在遥远的北国！

一个被公安机关重金悬赏的逃犯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就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他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确确实实地“火”了一

2

仅2004年，通过图们口岸出境进入朝鲜的就达到了25万人次！

25万！地地道道的千军万马呀！不过这一回，不是去打美帝“纸老虎”，而是去打也沾着“老虎”二字的——老虎机！

千军万马中有一个面目清癯的中年人。不用介绍您肯定已经知道：这就是蔡豪文！

当蔡豪文第一次面对“英皇娱乐中心”那座气派很大的门楼时，他心里一直在嘀咕：这是不是在做梦？他眨巴着眼睛四下打量了好久，大理石地面是红色的，造型典雅的座椅是红色的，侍应生头戴的帽子是红色的，迎宾小姐胸前的绶带也是红色的。这一切都发生在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朝鲜。满满的一个红色世界呀！

“红色世界”里暖气很足，宽敞的门厅里遍栽着苏铁、棕榈和充满了情趣的龙舌兰，使置身其间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在寒冷的北国，不会想到这是在那个一向板着脸孔讲话的国度。

他贪婪地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含氧量很高。他出身在长白山区，对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的感觉当然准确。“英皇娱乐中心”位处距离罗先市十公里的一个小岛。和煦的海风使小岛的天空中充满了负离子。实际上，世界上的赌场大多开在空气清新、含氧量高的地处。含氧量高能使人的大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对于赌徒，亢奋的大脑是太重要了。

“先生，您不进去看一看？”

正在犹豫，一个端庄秀美的朝鲜姑娘已经楚楚动人地走了过来。

“进去都得玩吗？”

“不，先生。您高兴玩就玩，不高兴玩就不玩，完全由您自由选择。”

他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不进去开开眼界呢？

蔡豪文扶了扶领带，很有风度地走向赌厅，走向那个将要毁坏他一生的黑窟窿。

应该指出，这是蔡豪文第一次进赌场，而且也应该指出，在蔡豪文42年的人生历史上，没有过“不良纪录”，他的生活一向“充满了阳光”。

蔡豪文1962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一个老实巴交的朝鲜族家庭，1979年毕业于安图县第七中学。按照他一个中学同学的回忆，二十年前

4

终于，他下出了四万的筹码，而后就眼巴巴地紧盯着庄家手中那只紧扣着的盖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相信大把的钞票立马就会滚进自己的钱包。他专心致志，额角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当然不会知道，在他左上方的包厢里，一个戴着眼镜的秃头，正通过电子监视屏幕，笑容可掬地打量着他；他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英皇娱乐中心”的大老板杨受承！

这是杨受承第几次进入朝鲜，他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蔡豪文是他注意的第几十个中国人，他就更加记不清楚了。总之，每回到朝鲜，他总喜欢躲在电子监控室里默默地搜寻香港人称之为“阿爷”的“官赌”。虽然在潜意识中他并不喜欢“阿爷”们那种挽衣卷袖大呼小叫的猴急模样，认为缺少绅士风度，缺少费尔泼赖，但是他又非常期待“阿爷”们这种不顾一切的拼命精神。每当从熙熙攘攘的赌客中发现那种动辄把成千上万的筹码往赌台上乱拍的赌客，他的心就会一阵阵地冲动，就会知道又钓到大鱼了，又碰到“阿爷”了，只有“阿爷”才有这种把钱不当钱的气概，只有“阿爷”才会有这种“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德性。

在香港，杨受承是以有眼光、敢冒险、筹划周密、工于心计而闻名于世的生意人。应该说，在杨受承的名字前面加上这些定语，一点也不夸张。杨受承的公开身份是香港英皇集团老板。他在生意场上的其他表现姑且不论，就凭他敢到朝鲜开赌场，就不能不使人感叹他的胆魄与精明。

几十年来，我们的东方邻居一直以正统、纯洁的意识形态而著称于世界。20世纪90年代，大概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鼓舞吧，我们的东方邻居在东海岸的罗津也搞了一个经济实验区。上个世纪末，我有幸到这个实验区做过一次旅游。当时的罗津虽然已经是一个相当于中国副厅级别的城市，也拥有十一万人口，但整座城市只有一条街道，只有一座五层楼的“宏伟建筑”。街上行走着的稀疏男女，要么穿蓝衣服，要么穿灰衣服，脸上基本上一个表情。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自由市场上，农副产品品种不少，价格也不贵，但买东西的人却很少。不是没有热情，而是没有钞票……

要在这样一块意识形态控制缜密、老百姓购买力低下的土地上开赌场，不是自讨没趣吗？谁敢批？批了又有谁去赌？设赌敛财？做白日梦

2.5 亿元，好大的一个数字呀，如果用一百元钱连拼着排，可以排 390 公里，差不多可以从南京排到杭州！尤其要说上一句的是：“英皇”并不是惟一个以中国人为猎取对象的赌业。近几年来，在中国周边地区，日本、朝鲜、韩国、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正在形成一张巨大的赌博网络。国外有一家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测算，这个网络一旦合拢，每年将吞噬亚洲国家 140 亿美元、也就是 1100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到了 2010 年，这个数字还将增加到 230 亿美元，也就是 1840 亿元人民币。这些周边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如我国南边的邻居、东边的邻居，都严厉禁止本国民众进入赌场，他们的眼睛，说透了就是盯着中国人的口袋。

当然，他们并不强迫你掏钱，硬夺强抢的事他们也不干。他们很绅士，很温良恭俭让。他们要让你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掏钱。为此，他们可是很下了一点功夫。

还是来说“英皇”吧。应该说，“英皇”的营销搞得非常出色。当它在东方邻居的小岛开业之后，立即对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以很高的折扣聘请中国旅行社代理开展“英皇休闲游”。旅行社有利可图，当然何乐而不为，“争先往之”。仅在延吉市，代理“英皇休闲游”的旅行社就有好几家。“英皇休闲游”每日早上七点发团，二日游、三日游都有，任凭自由选择。手续简单得很：只要向旅行社交纳团费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外加四张一寸照片，就一切 OK 搞定。450 元就可以出一次国，对于现代中国老百姓的诱惑之大，实在可想而知。而且，“英皇娱乐中心”的“服务态度”极好，赌客在娱乐中心“消费”，可以购买“筹码套餐”，可以签单。“英皇”的筹码以美元为计算单位。虽然朝鲜方面规定，每个人入境者限带 6000 元人民币或者 5000 美元，但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当你向旅行社交纳团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主动地告诉你：出人口岸的时候你可以把钱带在身上，哪怕是十万美元也不会有人查你；而当你到赌场收银台调换筹码套餐时，收银员又会主动告诉你：你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交通银行或建设银行，向指定帐户汇入款项，注明收款人姓名，只要你把存款单据带到“英皇”，经过银行确认，你就可以兑换“英皇”筹码；如果你输光了，又想着翻本，那也不要紧，距离赌场 500 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当铺，你可以到那里抵押贵重物品。当铺什么都要，从钻石手戒到豪华汽车，什么都行，而且估价比较公道，服务态度好得很……

不能不佩服杨受承对于每一个细节的精致考虑。可以说，在如何吸引中国赌客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做到了极至。正是由于这种极至的营销方略，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跨入了“英皇休闲游”的行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蔡豪文。

赌台揭码人翻开盖盅，蔡豪文一下子就傻了：不可能，怎么能是这样？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当管理员把他的四万筹码收走时，他只觉得他的心在一阵阵地颤抖。

其实，这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要想赢“英皇”的钱？没门！

8

这一来处长是可能当不成了，但当一个实实在在干点事的干部，还是没有问题的。再一种选择就是翻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哪里输了哪里赢回来。”

蔡豪文选择了后者。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好胜的个性使他咽不下这口气。他相信自己的智商不会比赌场老板低，他相信 50% 的几率一定会落到他头上。而且，赌场的格杀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那样的惊心动魄。他喜欢那种短兵相接的氛围。几秒钟之内你可能一文不名，同样，几秒钟之内你也可能大红大紫。他喜欢这种跌宕起伏，他喜欢这种当面开销的干脆利落。再者，他到底已经是握有实权的处长了。他自己的手头就掌管着公家的好大一笔钱。而且这几年交通运输管理是香饽饽，求他的人排着队呢，筹措几个钱算不了什么问题。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蔡豪文的设想。起头，他运用签字权力，没有任何阻挡就挪用了运输管理处名下的几十万元公款；在这几十万元又“奉献”给了“英皇”之后，他就不断以个人或单位的名义，向运输管理处下属的各县市运输企业或者企业负责人借钱。虽然这些年向人借钱是最忌讳的事：“他找你借钱你是爷爷他是孙子，你找他要钱他是爷爷你是孙子。”可是蔡豪文是顶头上司呀，“县官不如现管”，他要借钱，你敢不借？安图县运输公司这几年经济效益一直走背字，公司帐号上早已经“山穷水尽”，公司经理郑某还是蔡豪文多年的朋友，可等蔡豪文开口借钱，郑某也不敢说不，“在人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啊。公司没钱，郑某只好割自己的肉，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17 万元钱，恭恭敬敬地“借”给了蔡豪文。虽然明知是肉包子打狗，脸上还得堆着笑。谁叫你让人家管着呢？

就这样，蔡豪文把他的下级，把一切有求于他的关系户，篋虱子一般篋了一个透。最后，连他亲哥哥的一座房子，也让他偷偷摸摸地抵押给银行换成了“英皇”的筹码。

从 2004 年 4 月到 2004 年 11 月，在连头带尾八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个周末，蔡豪文都要自己开车到图们口岸参加“英皇”赌博游，他挪用的公款和借用的私款，在他手中停留的时间从来都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八个月中，他前后出境参赌 27 次，把利用职权挪用来的公款 276 万元，从所属单位强行“借来”的 75 万元，合计 351 万元，一个不剩地“奉献”给了“英皇娱乐中心”那座覆盖着墨绿色灯心绒的大赌台。